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五十五

產業部一

田 美田 塉田 土宜 曠土附 水田 井田 買賣田 換田 求田 田訟附 助為田

田一

增釋名曰土已耕曰田田塡也五稼塡滿其中心也 爾雅曰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 詩曰倬彼甫田 又曰稅于桑田 又曰大田多稼 又曰徹

申伯土田　又甫田疏曰神農始造田法典田大夫以其法教民始教造田謂之田祖先為稼穡謂之先嗇神其農業謂之神農名殊而實同也　書無逸曰即康功田功　禮記月令季夏曰是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　周禮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注不易歲歲種美地也一易休一歲再易休二歲謂薄地也　漢書東方朔曰汧隴以東商洛以西厥壤肥饒灞滻以西涇渭之南此天下陸海之地貧者

得以家給無飢寒之憂　後魏書曰高允為著作郎太武問萬幾何者為先時多禁封良田允因曰臣少也賤所知惟田請言農事古人云地方一里則為田三頃七十畝萬里則田三萬七千頃若勤之則畝益三升不勤則畝損亦如之損益之率為粟二十二萬斛況以天下之廣乎帝善之除田禁　函史宋陳靖疏曰復業請佃者其田驗肥瘠為三等上田人百畝中田人百五十畝下田人二百畝　呂覽任地篇曰上田棄畝下田棄甽

五耕五耨必審　貞山子曰田疇不修男女矜飾家無斗筲鳴琴在室　盛弘之荆州記曰桂陽郡界有温泉其下流有田恒資以浸灌常十二月種至明年三月新穀便登温液所周正可數畆過此水氣輙冷不復生苗

豫章記曰郡江之西岸有磐石下良田極膏腴者一畆二十斛稻米之精如玉映澈於器中　唐文粹歐陽詹文曰田疇將植而求實必分其畦壟嘉穀由是乎生

續文獻通考曰遼道宗時餘民應募或治閒田或治

私田計畝出粟　又曰金時民田業各從其便　又曰元太祖時無牛可耕張榏議差官於盧溝橋索軍回所驅牛十取其一以給農民得數千頭民大悅

田二

原家語曰虞芮二國爭田而訟連年不決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朝則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虞芮之君曰嘻吾儕小人不可以入君子之朝遂以其所爭為閒田　漢書

曰陳平少時家貧好讀書治黄帝老子之術有田三十畝與伯居伯常耕縱平使游學　又曰貢禹上書曰臣禹年老家貧資不滿萬錢妻子糠豆不贍裋褐不完有田百三十畝陛下過意徵臣臣賣田百畝以供車馬又曰張禹為人謹厚内殖貨財及富貴多買田至四百頃皆涇渭灌漑極膏腴　又曰太始二年趙中大夫白公奏穿渠引涇水漑四千五百餘頃因名白渠民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舉鍤為雲洩渠為雨涇水一石

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注水停淤泥可以當糞詳涇水　增後漢書曰馬援辭兄欲就邊郡田牧兄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且從所好　原華嶠後漢書曰周燮專精禮易不讀非聖之書不修賀問之好有先人草廬結於岡畔下有陂田常肆勤以自給非自所耕漁不食

增蜀志曰初諸葛亮自來成都有田十五頃子弟食自餘饒　原晉中興書曰郭翻少有志操居貧無業起往古荒田先立表題經年無主然後乃作將墾有認之

者飜悉推與之縣令聞以稻歸飜飜不受　齊書曰王騫歷黄門郎司徒右長史不事產業有舊田在鍾山八十頃與諸兒及故舊共佃之甞謂人曰我不如鄭公掌有田四百畝而食常不周以此為媿　唐書曰盧羣為義成節度鄭滑觀察營田使羣先寄寓鄭州典質得良田數頃及授節度各以本地契書分付所管令長令召還本主時人稱美　明皇雜録曰上命宇文融為拓田使融方恣睢諸不附已者因密奏盧從愿廣置田園有

地數百頃上素器重愿欲倚為相者數矣而又族望官婚鼎盛於一時故上亦重言其罪因目為多田翁　文獻通考曰宋高宗紹興七年潭州守臣呂頤浩修復馬氏龜塘田萬頃　元史曰福寧人王薦好義有鬻田於薦而死者貧不能葬薦即以田歸之

田三 美田 塉田 土宜 曠土附

原沃塉　肥磽西京賦處沃土則逸處塉土則勞此繫乎地也　疆畞肥磽　既臧

不腆詩我田既臧　傳晉謂戎子駒支曰我惠公有不腆之田與汝剖分而食之　負郭

湊渠漢書陳平有負郭田西都賦曰湊渠為雨　多稼　有廬大田多稼中田有廬

俱詩　膏腴　衍沃兼倍也爲土衍沃　不易　有期上詳叙事給授有期

原隰　沮洳詩畇畇原隰注開墾之貌　漸洳　土界　封畛畛途所經

曰界　悉種秫　三更稻本傳陶潛為彭澤令縣公田悉種秫曰令吾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　晉李熹上言尚書山濤中山王睦各占官三更稻田請免濤睦等官　牽牛以蹊　操豚而禳傳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　國策禳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　歲取十千　畝收一鍾詩甫田章　史畝鍾之田注一畝收一鍾　罪民罪吏　一易再易周禮公田稼不善則罪民私田稼不善則罪吏　下

詳叙事 封洫 疆界 三壤 咸則 庶土交正 書上中下

三等田又書 溝澮脈散 畛繩綺分 原隰龍鱗 溝塍

綺錯 增公畦 野田 孔帖杜甫詠懷詩塹抵公畦稜又韋應物經武功詩芃芃野

田綠 請佃 給種 上詳叙事以江淮兩浙 函史宋大中祥符中帝稍旱命取占城稻三萬

斛分給之為種 秔稻䅯 畦壟分 孔帖韋應物襄武館詩是時秔稻䅯西望盡田疇

詳前一 無易仕 不侵畔 孔帖杜牧無易仕之田園又李翰屯田紀績頌私田疑

疑不侵其畔 經界可正 守望相友 詳井田 畞定於區

母以權子 函史明安如山為丈量法命區長驗區畛命算人制畞分因區定畞 又畞為母稅為子

母以榷子則無逋稅用先疇之畎畝則有肥磽輸當年之井稅寧均沃瘠美田原陸海周原上詳叙事詩周原膴膴注肥美貌上腴善地西都賦土則九州之上腴史陸賈以好時地善往家之美業後漢中常侍蘓康管霸用事錮天下良田美業劉祐為司農移書所在依科役人桓帝怒之沃野沃野千里增大田美產孔帖李翰屯田紀績頌嘉禾大田二十七屯廣輪曲折千有餘里又高力士傳中人若黎敬仁等京師甲第池園良田美產占者十六自都近甸又李澄殖產伊川占膏腴自都至闕口疇野彌望時謂地癖又太平公主田園徧近甸皆上腴賜寧王奏從愿又寧王為雍州牧賜上田三十頃多田翁事注詳田二安時自饒

景行膳士 宋錢公澹山雜譜曰蕲州人麗安時饒於田産不汲汲於利 元史楊景行判會昌州勸民斥腴田以膳士 畿輔深厚 豫章膏腴 俱詳前田一 塉田原

不毛 再易 史記鄭襄公曰君王賜不毛之地何休曰磽确不生五穀曰不毛 注詳前一

土瘠 民勞 禮土瘠則草木不長注地薄無力 國語聖人處民必擇塉土塉土之民勞則思善 書沃土之民逸則思不善 故沃土之民不才而淫。 磽陿 舄鹵 上見漢書書注耿地舄鹵墊監

增苦下 地薄 孔帖陸龜蒙有數百畝田苦下水潦則與江通 又韓文操耒耜而耕地薄而賦多 混成大田 撫之不暇 孔帖柳宗元文汚萊塉鹵之地混成大田 又崔偃言陝土塉而民勞吾撫之不暇猶恐其擾 山居多塉 塞地實寒 又杜

牧之上李司徒書澤潞南州全居山內土墝而地狹

又李景略拜豐州刺史言窮塞苦寒而地實墝鹵

京路卑濕　沔漢汙萊 函史宋范仲淹言京東西路卑濕而積潦　又宋孝宗時濮沔之間汙萊彌望

雨潦所鍾　大川為蝕 熙寧中其土田汙下雨潦之所鍾積大川之所齧蝕者令修築隄堰防之

上蕪下沒　稊長苗稀 明高季迪田家行上田蕪下田沒中田有禾穗不長　元黃鎮成秋聲集詩土薄良苗稀稊稗日以長

徒逢時於樂土　終歎乏於良田　風雨雖調莫覩如雲之稼　收穫斯至空嗟似磬之懸　土宜原五土　九穀 周禮以五土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鳥獸以育草木以任土所宜以舉興事也　周禮大宰以九職

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注云山澤平地九穀黍稷麻麥之屬

辨物

宜墻 周禮大司徒以土宜之法辨十二土名物以相宅而知其利害注十二分野十二邦也土繫十二次各有所宜也　後漢烏桓土地宜東墻東墻似蓬草實似穄子至冬十月熟

周索

興事 疆以周索注索法也疆治土也則宜周之法謂魯也詳前

敏樹

自生 中庸地道敏樹注生植也敏勉也　自生曰土所植曰壤

土事

地理 周禮載師掌任土之法以物地事　禮地理有宜

度山林

辨京陵 鳩藪澤聚成藪澤使人不得焚燎褒之以備獵處　大阜曰京絕高曰陵別之為冢墓

表淳鹵

數疆潦 墝薄地也表異輕其賦稅也疆界有流潦者計數減其租入也

規偃瀦

町原防 偃瀦下偃之地規度其受水多少　隄防間地不得方正

如井田別為小頃町也 地財 土訓周禮 五穀異種 九土殊宜 增霜旱 氣遲宋史食貨志河北霜早而地氣遲何承矩取江東早稻課令種之八月即熟 寒溫以宜 墳衍則大唐文粹李庾西都賦曰土厚地中寒溫以宜又柳宗元武功縣丞記土地沃美高厚有丘陵墳衍之大其植物豐暢茂遂有秬秠稑菽之宜 動物宜介 毛物宜羽 元稹蟲豸詩序荆州之地洲渚濕墊其動物宜介其毛物宜翅羽 酌民衆寡 量地肥磽 宋陳靖疏 定地則原隰陂池 辨色以黑壚赤淤 函史宋熙寧中立方田法命縣令佐分地計量以地及色參定肥瘠分為五等以之定稅 陂塘聯絡 畎澮縈紆 元郝伯常宣撫江淮言自南鄧入新野渡泌河

及河陽入於春陵陂塘聯絡畎澮縈屬非無沃瘠之差　實有封疆之

異唐李夷吾地苟異於寒温　農遂殊其早晚唐韓棨秀甸

稍縣都宜分地域　封疆畎畝不奪人時唐敬括曠土

原宋鄭隙地　虞芮閒田傳宋鄭之間有隙地焉　虞芮之間田有餘而人不足君

子恥之注為多曠土地廣不治　田萊多荒禮地廣大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　詩

曠土　游民　念編户之民散成梗汎　歎先朝之

政鞠為蓬蒿　增荒蕪　棘榛孔帖唐貞元二年帝以闕輔百姓貿田多荒蕪

詔諸道上耕牛　又柳宗元夢歸賦原田蕪穢兮崢嶸榛棘閑田　荒域唐文粹李翰蘇

州屯田紀績頌擇封內閑田荒壤人所不耕者為其屯又席豫楊府君碑銘序稼穡之地半為荒疇公曉諭歸本流亡盡復 言念地征 罕臻藝極五代周世宗詔 膏腴坐廢汚萊極目宋陳靖疏 江南曠土 甘肅閒田續文獻通考元至元中募民能耕江南曠土者免其差役 又遣官布濟克齊墾甘肅閒田官給牛種農器 惜三徑之就荒 歎五溝之不樹唐李暄 女桑不樹見戴勝之徒飛 夫田無征望竊脂而何喙 吳蜀有可耕之人而無其地 荊襄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宋蘇軾

增在田 易經見龍在田 甫田 詩無田甫田 原阪田 詩瞻彼阪田 廣

斥 書海濱廣斥注謂斥鹵 土所宜 禮月令詳農門 一成 左傳少康有田一成

地所有 周禮求地之所有者 一廛 周禮一夫田一廛注百畝曰廛 廣輪之數

周禮縱横也 華離之地 形方氏掌正封疆無有華離之地注華邪也離絶也 石田

左傳得志於齊猶石田也無所用之 汶陽之田 左傳齊人歸魯汶陽之田 不腆之

田 腆厚也 不食之地 上膏 東方朔曰酆鎬之間號曰上膏畝一釜 服

畎畝 西都賦農服先疇之畎畝 上地 肥美田 沈斥 刑法志除山川沈斥注沈居水

下斥鹹鹵也 增畛畷 文選畛陌中也畷兩陌間道也 緜延 孔帖韋應物登西岡詩緜

延稼盈疇　惜工力又曰儲光義詩田家惜工力　積玉唐人賦情田積玉心水含珠

田五

原詩晉陶潛雜詩曰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　梁劉孝綽報王永興觀田詩曰重門寂已暮棊案罷讀壓輕涼生筍席微風起扇輪浮瓜聊可貴溢酒亦成珍復有寒泉井兼以瑩心神睠彼忘言客閒居伊洛濵顧已慙因地徒知薑桂辛但願崇明德無謂德無鄰　增唐儲光義田家雜興詩曰種桑百

餘樹種黍三十畝衣食既有餘時時會親友夏來菰米飯秋至菊花酒孺人喜逢迎穉子觧趨走日暮閒園裏團團蔭榆柳酩酊乘夜歸凉風吹户牖清淺望河漢低昂看北斗數甕猶未開明朝能飲否　又同王十三維偶作詩曰我念天時好東田有稼穡浮雲蔽川原新流集溝洫徘徊顧衡宇僮僕邀我食臥覽牀頭書坐看機中織　又張谷田舍詩曰縣官清且儉深谷有人家一往入寒竹小橋穿野花碓喧春澗漫梯倚緑桑斜自説

年來稔前邨酒可賖　丘為題田父廬舍詩曰東風何處至已綠湖上山湖上春色早田家日不閒溝塍流水處耒耜平蕪間薄暮飾牛後歸來還閉關　杜甫暫往白帝復還東屯詩曰復作歸田去猶殘穫稻功築場憐穴蟻拾穗許邨童落杵光輝白除芒子粒紅加餐可扶老倉廩慰飄蓬　耿湋贈田家翁詩曰老人迎客處籬落稻畦間蠶屋朝寒閉田家晝雨閑門閭新雉草蹊徑舊諳山自道誰相及邀余試往還　王維渭川田家詩

曰雉雊麥苗秀蠶眠桑葉稀田夫荷鋤至相見語依依

韋應物觀田家詩曰微雨衆卉新一雷驚蟄始田家幾日閒耕種從此起丁壯俱在野場圃亦就理歸來景常晏飲犢西澗水

章孝標長安秋夜詩曰田家無五行水旱卜蛙聲牛犢乘春放兒孫候暖耕池塘煙未起桑柘雨初晴歲晚香醪熟邨邨自送迎

宋歐陽修田家詩曰綠楊髙下映平川賽罷田神笑語喧林外鳴鳩春雨歇屋頭初日杏花繁

王禹偁畬田調曰大家齊

力斲孱顏耳聽田歌手莫閒各願種成千百索豆萁禾穗滿青山　北山種了種南山相助力耕豈有偏願得人間皆似我也應四海少荒田　金趙元田間秋日詩曰禾穗纍纍豆角稠嵗前邨落太平秋熙熙多少豐年意都在農家社桒頭　又姚孝錫邨居偶成詩曰土瘠稅租隨力辦年豐禾黍過時收　元張養浩四季歸田樂春曰日月底天廟陽癉土脈生習習協風來顒顒衆蟄驚農人服厥畮薄言事春耕鈹隄流濊濊灌木鳴嚶

嚶白扉颭青帘綠野明丹英蠶婦喜盈色牧豎歌傳聲
天隨野色遥山與吟懷清向來慳一際今者幸四并倘
徉子眞谷萬事秋毫輕　夏日北陸展修晷熏風薦微
涼麥波浩無津細路如橋梁溪光林樾潤雨氣桑麻香
春聲破幽寂人影來微茫鼓垣誰所居紅碧相低昂翁
媼老瓦盆兒女前奉觴我亦適見之亦覺心樂康昔聞
太古俗今歷華胥鄉向令早知此詎使田園荒迷途諒
非遠淑景良未央於焉遂平昔孤陋庸何傷　秋日黃

雲亘郊野農力令有功茲乃民之天治理根其中我雖未及粒已覺飢腸充田頭父老過擊壤令歲豐自媿無寸積坐享雍熙風秋成既如彼況對菊與楓氣澄天宇高心寂塵累空木落山獻體波縮沙留蹤遐興何悠悠迅景何息息俯仰田舍底或能保初終　冬曰歲晏日南至場圃靡所勞告成三務功盈耳康衢謡鴉飛嶺外陂虹斷林邊橋将期養踈拙詎厭居寂寥負暄坐晴檐煦煦春湍袍對山閱吾書懷古酌彼醪此樂天所靳何

幸及草茅雖非鹿門龐或庶彭澤陶為詩寫幽尚刊落華與豪集以貽知音悵望心遥遥　明袁凱早出田所詩曰媿無經濟術徒有茂異名行游三十年不見有所成歸來得荒地俯仰始學耕方春多雲氣甘雨亦時行大澤含澄瀾溝澮皆滿盈清晨出門去露與煙霧并庶幾望秋實敢懷勤苦情日午有濁醪揮汗且復傾　高啓蔡郿田家詩曰田中耒聲歇煙火西林起獨立候歸人柴門夕陽裏　陳獻章新年田家詩曰古田同井今

同郵同坐杯盤到子孫合是田家愛元日白頭拄杖拜人門

原議晉陸機大田議曰臣聞隆名之主不改法而下治陵夷之世不易術而民怠夫商人逸而利厚農人勞而報薄導農以利則耕夫勤節商以法則游子歸

原論魏王粲務本論曰古者之理國也以本為務八政之於民也以食為首是以黎民時雍降福孔嘉故仰伺星辰以審其時俯耕藉田以率其力封祀農稷以神其

事祈穀報年以寵其功設農師以監之置田畯以董之
黍稷茂則喜而受賞田不墾則怒而加罰都不得有游
民室不得有懸耜野積蹄冬奪者無罪場功過限竊者
不刑所以競之於閉藏也先王藉田以力任力以夫議
其老幼度其遠近種有常時耘有常節收有常期此賞
罰之本種不當時耘不及節收不應期者必加其罰苗
實踰等必加其賞也農益地辟則吏受大賞也農損地
狹則吏受重罰也夫火之焚人也甚於怠農愼火之力

也輕於耘秬通邑大都有嚴令則火稀無嚴令則燒者數非賞罰不能濟也

增判唐傳昇卿祈田判曰常籍為重躬青耜於靈壇終畝維勤法朱紘於御典候鳥星之仲月闞龍鱗於上腴援枹而進聲坎坎於田郊嘉粟佇登福穰穰於歲報

又姚重戍前題判曰國家風雷順動黍稷惟馨野雞五色先呈必稔之期銅鵲再鳴即告將豐之驗千箱萬庾實所荷於聖人土鼓汙尊徒有祈於田祖　張璜田中

有樹判曰乙有嘉樹森乎甫田上含煙颸下潤溝洫擢本抽榦豈彭澤之五柳負陰向陽等江陵之千橘縱使羣木聳秀何妨百穀用成　李覿射田判曰三秦奧壤陸海良田原隰條分溝塍脈散秔稻漠漠黍稷油油無爽蟬鳴之期有至鳳冠之稔其地則上厥價惟高準丁而請則無妨廢據勲來射交爽事宜

水田一

增詩滮池北流浸彼稻田滮流貌　書濬畎澮距川　周

禮稻人掌稼下地以豬蓄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瀉水種之芒種皆治水也 管子地員篇曰夫管仲之治天下也其施七尺瀆田畫徙注瀆田謂穿溝瀆而溉田悉徙謂其地每年皆須更易也 文獻通考曰白居易為杭州刺史浚錢塘湖作湖石記曰若隄防如法蓄洩及時則瀕湖千餘頃田無凶年矣 又曰江東水鄉堤河南涯而田其中謂之圩農家曰圩者圍也內以圍田外以圍水蓋河髙而田在水下沿堤通斗門每門疏港以溉

田故有豐年而無水患　又曰宋諫議大夫史才言浙西瀕湖之地軍下累土增高名曰填田　又曰寶文閣待制李光言明越之境皆有陂湖大抵湖高於田田又高於江海旱則放湖水漑田澇則洩田水入海　又曰詔戸部員外郎莫濛等檢視逐路沙田　續文獻通考曰遼道宗大安中禁挾私引水犯田　又曰金宣宗貞祐中程淵言碭山諸縣陂河水至則畦為稻田水退則以之種麥所收倍於陸地　又曰元至大初修浚圍田

以水為平平者為第一等田高一尺為第二等田高二尺為第三等田高三尺為第四等田高四尺為第五等

又曰明永樂初河州張良興言麻澧二湖之田五萬餘頃唐宋俱係豯田比歲輒為水渰乞自本州至舍山縣界增築圩埂以防水潦從之

水田二

增文獻通考曰魏史起為鄴令引漳水灌鄴以田魏之河内人歌曰引漳水灌鄴旁千古斥鹵生稻粱　又曰

鄭國為秦鑿涇水旁北山東注洛渠成用注填閼之水漑舄鹵之地四萬頃皆畝一鍾無凶旱　又曰漢文帝以文翁為蜀郡太守煎腴羊朱反口漑灌繁田千七百頃人獲其饒　漢書武帝曰泉流灌浸所以育五穀也左右内史地名山川原甚衆細民未知其利故為通溝瀆蓄陂澤所以備旱也　漢書曰召信臣為南陽守行視郡中泉通溝瀆以廣漑灌人得其利為作均水約束刻石立碑以防紛爭　晉張閎字敬緒為晉陵内史所部

四縣以旱田遂立河曲新豐塔溉田八百餘頃每年豐稔葛洪作頌以擅興廢免官其後益拜大司農 晉書苻堅通低上源鑿山起堤通渠引瀆以溉岡鹵百姓賴之 孔帖曰唐澤州刺史韋武鑿汾水灌田萬三千頃 又曰孟簡為常州刺史州有孟瀆久淤簡治導溉田凡四千頃 又曰杜佑浚雷陂以廣灌溉斥海濵棄地為田積米至五十萬斛 續文獻通考曰宋趙抃以崇安多水乃從縣西鑿陂於星陽溉田甚廣人懐其恵久

而不忘因取其謚名清獻陂　又曰元太宗時劉沖祿言牙梳口若不修堤固護恐貪祿之人益洩溉田請令禁之即命劉沖祿主領毋致衝塌　又曰明永樂中上命戶部尚書夏原吉往蘇松諸郡相度水田

水田三

原作塘　均水上詳敘事　溝防　蓄泄上詳敘事蓄貯水泄放水　沃野　灑流沃謂灌溉開竇灑流　濬畎澮　溉畎澮渠也下詳敘事

斗門堰水　開渠灌田水部式京兆府高陵界青白二渠交口置斗門堰清水恒準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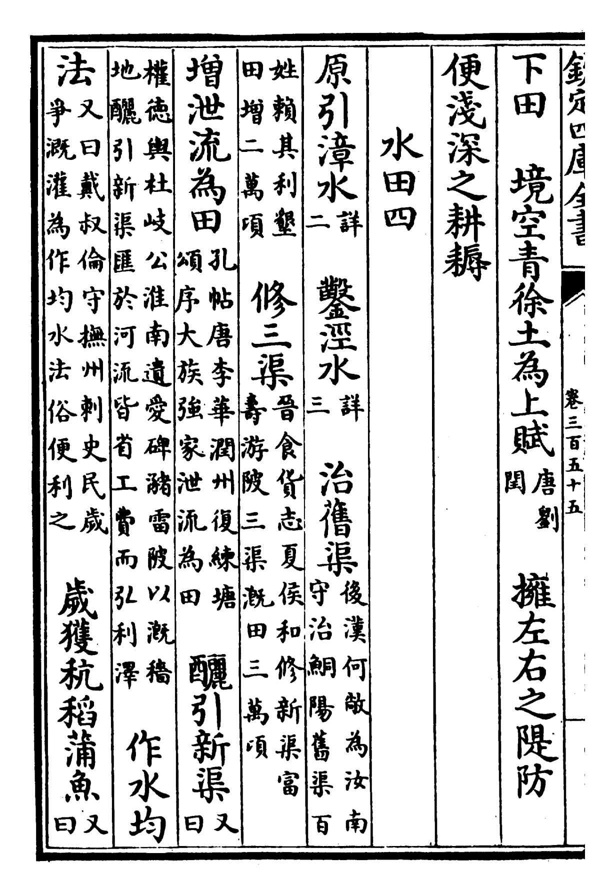
五分三分上中白渠二分入清渠若雨水上多則上下用水處相開放還入清水三月一日以前八月二十日以後任開放之　漢書倪寛奏開六輔渠溉田詳渠　且溉且糞　如茨如梁

濬茲溝洫　浚彼堰潴　濬其畎澮　生彼稲粱　無旱暵之憂　得沮洳之澤　變雲雨於黄汚　化膏腴於舄鹵　白公開涇以漑秦　史起引漳而灌鄴　變逸於勞力移地利　以濃易堉智竊天功　浚為雨之渠泥惟數斗　收如雲之稼畞乃一鍾　一漑之功且冀後枯之效　萬頃之潤寧虞首種之艱旱苗嘗經一漑亦後枯也

種不入月令首

增鑿汾水　治盃瀆上詳敘事　築二塘　浚六門孔帖李吉甫為淮南節度使築富人固本二塘溉田萬頃　右史渠　翟王陂上詳二　孔帖趙珝求鄧艾故迹浚翟王陂溉民田陳人賴之　以水與民　棄地為田又曰大歴末昭懿公主壅涇水為碓民訴不得溉田京兆尹黎幹以請詔撤碓以水與民下詳二

修琵琶漕　築牙梳口續文獻通考宋宣和中修琵琶漕溉田種三百餘石漕長二丈　如琵琶因名也　陂名清猷　潭號白蓮上詳二　又曰金章宗承安中下詳二　敕放白蓮潭東牐水與百姓溉田　原吉相度　炳文經營上詳二　又曰明洪武中命長興侯耿炳文督工濬洪渠堰涇陽高陵等五縣之田大獲其利　河分南北　壤雜



下田　境空青徐土為上賦唐劉闓　擁左右之隄防便淺深之耕耨

水田四

原引漳水詳二　鑿涇水詳三　治舊渠後漢何敞為汝南守治鮦陽舊渠百姓賴其利墾田增二萬頃　修三渠晉食貨志夏侯和修新渠富壽游陂三渠溉田三萬頃　增泄流為田孔帖唐李華潤州復練塘頌序大族強家泄流為田　釃引新渠又曰權德輿杜岐公淮南遺愛碑豬雷陂以溉稻地釃引新渠匯於河流皆省工費而弘利澤　作水均法又曰戴叔倫守撫州刺史民歲爭溉灌為作均水法俗便利之　歲獲秔稻蒲魚又曰

于頔為湖州刺史部有湖陂異時溉田三千頃㕥廢頔行縣命修復歲獲秔稻蒲魚無慮萬計

水田五

增詩唐杜甫夔州歌曰東屯稻畦一百頃北有澗水通青苗　杜牧弄水亭詩曰塍泉落環珮畦田差纂組

宋蘇軾詩曰波光碧繡畦　明高啓詩曰貧為湖田長半沒拙因世事本多踈

增記劉公非七門廟記曰予為廬州從事始以事至舒城觀所謂一門三堰者問於居人其田溉幾何對曰凡

二萬頃考於圖書則漢羨頡侯信始基而魏陽州刺史實修其廢昔先王之典有功及民則祀之若信者可謂有功矣

增疏晉杜預疏曰既以水為田當恃魚菜螺蜯而洪陂汎濫貧弱者終不能得今者宜大壞兖及荆河州東界諸陂隨其所歸而宣導之令百姓不出境內朝暮野食此目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填淤之田畝收數鍾至春大種五穀五穀必豐此又明年之益也

井田一

增黃帝以八家為井井開四道分八宅而鑿井其中詩徹田為糧注徹通也一井之田九百畆八家皆私百畆同養公田　書殊厥井疆　禮方一百里者為田九百畆注方里而井井九百畆　公羊傳曰什一天下之中正貧富兼并雖臯陶不能使彊不凌弱故聖人制以口分一夫一婦受田百畆以食父母妻子五口為一家公田十二畆所謂什一廬舍二畆半凡田一頃十二畆

半　漢書食貨志曰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齊同　魏志曰司馬朗以為宜復井田往者民各有累世之業難中奪之今承大師之後宜及此時復之　函史宋廣州教授林勲上本政書請倣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畝一井十六夫為什一之税東陽陳亮以為考古驗今世為井地之學者莫能加也　又曰元虞集言遺知民事之人相地宜修城郭春秋為興發補助則經界可正守望相支三代之民

復見於空虛之域矣　宋張子欲買田一方畫為數井地有坳垤處不管只觀四標竿以為準中間地雖不平與民無害　二程子則曰地形不必方只用算法折計地畝授民　唐陸贄奏議曰國朝著令賦役之法有三一曰租二曰調三曰庸古者一井之地九夫共之公田在中藉而不税事頗纎微難於防檢春秋之際已不能行　續文獻通考曰遼道宗太康中力耕公田不輸税賦此公田制也

井田二

原殊井疆注詳一　為溝洫周禮匠人為溝洫　制强弱注詳一

合巧拙八家九頃共為一井一無泄地氣二無費一家三同風俗四合巧拙五通財貨因井田為市

增制遠　業安唐牛僧孺賢良策周人井田之制遠而不可復　李翱平賦書古者説井田之法以安其業

度廣狹　修阡陌俱詳阡陌議　軍賦所由

租庸著令劉貰策古者因井田而制軍賦下詳一　標竿畫井　析算授

民注俱詳一　林勲本政注詳一　椿年經界函史紹興中左司員外郎李椿年上言經界不正其害有十考亭朱子見之因言經界最民間莫大之利　自公田而及私

田俾我疆而豐我理唐康元懷判

井田三

增議唐白居易井田阡陌議曰先王度土地之廣狹畫為夫井量人户之衆寡分為邑居使地利足以食人人力足以闢土邑居足以處衆衆心足以安家故臣請斟酌時宜參詳古制人稀土廣者且修其阡陌户鄉繁狹者則復以井田使都鄙漸有名夫家漸有數夫然則丘田井邑之地衆寡相維比閭族黨之居有亡相保相維

則無并者何所取相保則游惰者何所容如此則庶乎人無浮心地無遺力財産豐足役賦均平市利歸於農生業著於土矣

買賣田 換田 求田 田訟附

原操書致 起冢墓 禮獻田宅者操書致書致契書也 後漢崔寔父卒賣田宅起冢墓

益子孫 為商賈 漢書疏廣為酒殽以召鄉里子孫謂鄉中老人曰子孫冀及府君以立産業宜從丈人勸買田宅廣曰有舊田廬子孫勤力足以供衣食增益之但使子孫怠慢也 漢書貧而得其田或賣以為賈注云賣田與人便為商賈也

不鬻 不私 禮田里不鬻 王莽令天下田

名王田不私賣買

賑人 償債 吳志天下亂魯肅不治家標賣田地以賑人甚得鄉里歡心 鼂錯曰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

蕭何自污 竇憲賤直 史或謂蕭何曰上有疑君之心君何不多賤買人田以自污何從其計上大悅民遮道上言相強賤買民田宅數十上謂曰君自謝民 後漢竇憲恃宮掖聲勢遂以賤直請買沁水公主田園公主不敢言帝知乃切責憲以田還公主

增勸營 禁賣 孔帖高郢生平不治田產有勸營之者曰祿廩所及在我則已有餘田莊何所取乎 又曰唐永徽中禁買賣世業口分田其後豪富兼并貧者失業於是詔買者還地而罰之

帖田 剔屋 又曰李嶠云臣計天下編户貧弱者衆有賣舍帖田以供王役者 又曰狄仁傑疏有比緣軍興調發煩重至有剔屋賣田者

售產存稅 留米去田 宋蘇軾言自世

業口分之法廢民所貿易田官不得復知方貿易時富者操勢乘急令少其畝賦之數以為券故田多稅少貧者急於售田利一時之得而忘其患故田去稅存而貧富益以不均　函史明魚鱗冊日久漫漶買賣推收虛偽日滋有實鬻田而留虛米者

以券題詩　**自官給契**明皇甫庸近峰聞略曰元僧雪崖工詩嘗題其買田券云賣與買人誰是主一犁春雨鵓鴣啼　續文獻通考宋熙寧中立方田法如有典賣割移官給以契

換田原祊易　**辟假**傳鄭伯以太山之祊易許田注祊鄭助祭太山湯沐邑也　穀梁云鄭伯以辟假許田非假也諱易也天子在上諸侯不敢以相與注許魯朝宿邑

彼此　**去取**疆埸之地一彼一此何常之有各以所利多不相傷　去彼取此

增不為版籍　**或借民庸**孔帖楊炎言於帝曰開元承平久不為版籍田畝換易　唐食貨志

憲宗末天下營田皆雇民或借傭以耕以瘠地易上地穆宗即位詔還所賜

求田原田蚡勢奪 王翦自固

史田蚡使籍福請魏其城南田魏其曰老僕雖廢將軍雖貴可以勢奪乎蚡怒曰魏其何愛數頃田也　秦王翦伐荆始皇送至灞請美田宅園地甚衆至軍又使使請美田者五輩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翦曰秦王不信人故請業自固也

請地 占田

漢書田蚡為丞相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請武庫　漢書王立使客因南郡守李尚占墾草田數百頃上書願入縣官詔平田與直有費一萬萬孫寶按發劾奏尚下獄

增田野自甘 饘粥粗給

魏曹植表曰乞賜城內及城邊好田臣雖生自至尊然心甘田野性樂稼穡　宋蘇軾乞常州居住表曰臣有薄田在常州宜興縣粗給饘粥欲望聖慈許於常州居住

柳子乞廛 杜郎句畝

唐柳宗元雅善蕭俛乃貽書曰買土一廛以作耕畊丞史宋杜五郎初有負郭田五十畝與兄同耕迨兄娶子婦度耕不足贍舍之賣藥自給及後子能耕就鄉人匄田三十畝使耕

田訟原爭尋常　傳爭尋常以盡其民注八尺曰尋倍尋曰常

聽版圖　周禮小宰聽閭里以版圖注版户籍也圖地圖也聽人訟地者以版圖決之也

盟正　傳宋鄭之間有隙地曰彌作頃丘王暢嵒戈錫六邑宋鄭盟曰勿有是鄭人後城嵒戈錫宋向巢伐鄭鄭敗宋師以六邑為虛依前不有也　周禮凡地訟以圖正之注地訟爭疆界也以土地之圖斷

叔魚稱理　延壽思過　傳邢侯與雍子爭鄐田久而無成叔魚稱理　漢書韓延壽為左馮翊行縣至高陵有兄弟爭田者延壽曰是吾化不行閉閤思過請告將解印訟者慙以田相讓願終身不爭

質厥成　爭以戰　詩虞芮質厥成詳田

二孟子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農必有畔　地豈無圖　齊楚俱失　虞芮不爭　請詳無理之辭　庶驗求多之罪定其廣狹必先量地　辨以曲直亦在徵書　勸農務本必制夫廛　度地有初豈無籍地　增申理　署免孔帖張仲方為金州刺史官人奪民田仲方三疏申理卒與民直　又曰段秀實為營判官涇大將焦令諶取人田自占給與農約熟歸其半是歲大旱農告無入令諶曰我知入不知旱也責之急農往訴秀實秀實署牒免之　曲能掩直　訴可為謝李華復練塘頌序潤州練湖幅員四十里其旁大姓強家泄流為田人罹其害凡經上司紛紜與奪八十一斷曲能掩直強者以得之韋公素知截湖申戒縣吏率

徒關之所潤者遠原隰皆春耕者飽憂者泰　文獻通考宋熙寧中大興水利使者阿意興功規壞民間田產原武民上闕訴吏捕杖之民謬言上立法良甚諂闕謝耳即代民為謝表以聞

譚澄折理

官廉往勘

元史譚澄為交城令有文石水分溉交城田文陽郭帥專其利訟者累歲莫能直澄折以理令洩水均其利與民　函史明弘治中景州阜城獻縣民田萬頃界連東宮莊管莊內侍欲冒占民訴於朝命户部員外郎官廉往勘內侍私之曰田歸我講官可得也廉曰以萬人之命易一官我不忍為也卒以田盡歸之民

助為田

原計耦耕　以興耡利甿　禮月令季冬事詳農一　周禮遂人以興耡利甿注耡讀作助令人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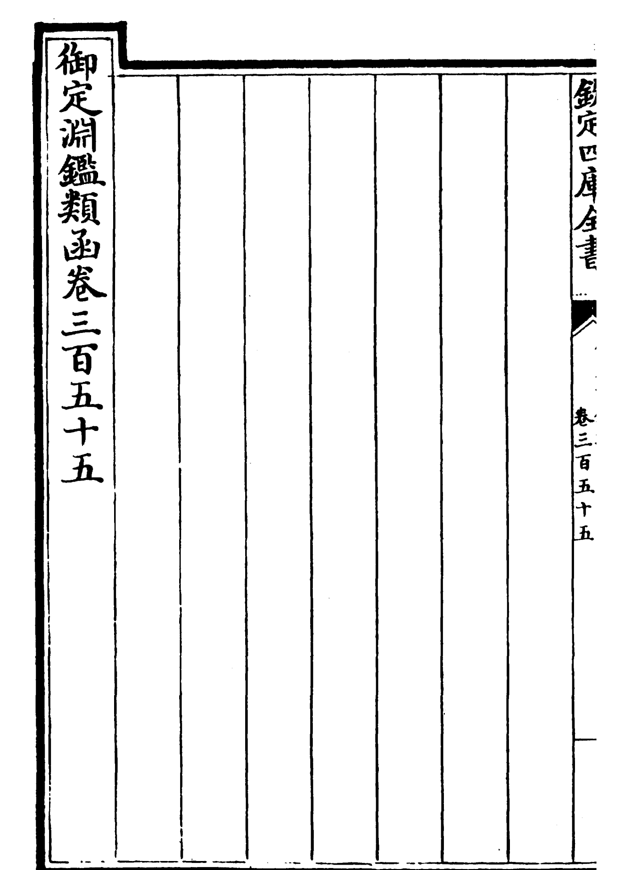
作也

合耦于耡　二耜為耦 又里宰掌其邑之衆寡以歲合耦于耡以治稼穡趨其耕耨行其秩序以待有司政令　考功記耜廣五寸二耜為耦注兩人相助耕之

遂師移用民　族師掌耡粟 周禮遂師巡其稼穡而移用其民注移用轉相佐助為耕耨斂刈芟之宜早晚不同而有天期地澤風雨之急也　又族師掌聚野之耡粟注人相助作一井出九夫稅

借治彊以 借人力而治田　詩侯彊侯以以用也彊謂力有餘而相助也

增**潛耕　佃田** 孔帖馮道退耕於野有荒其田不耕與力不能耕者道夜潛為之耕其人後來媿謝道殊不以為德　續文獻通考元成祖謂省臣曰東南民多貧瘠苦無田皆佃富人之田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五十五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五十六

産業部二 農 開墾 耕耘 收穫 墮廢附 勸農 勞農 饁餉附 蠶 採桑附

織 績附 鍼

農一

增說文曰耕也 闢土殖穀曰農 易曰不耕穫不菑畬 又繫辭曰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 詩曰我田既臧農夫之慶 書曰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

又曰惰農自安不昬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

周禮太宰九職一曰三農生九穀注山農澤農平地農也　又地官下曰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　又考工記曰飭力以長地財謂之農夫　禮記月令孟春曰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敎道民　孟夏曰命野虞出行田原為天子勞農勸民毋或失時命司徒循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於都　季夏曰毋舉大事以揺養氣毋發令而

待以妨神農之事　季秋曰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藏帝籍之收於神倉　孟冬曰是月也勞農以休息之　季冬曰令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有司出土牛以送寒氣注出猶作也　左傳曰庶人力於農穡注種曰農斂曰穡　又曰譬如農夫是穮是蔉雖有饑饉必有豐年　又曰九扈為九農正正義云扈有九種春扈鳻分鶞春相五土之宜趣民耕種者夏扈竊玄趣民耘苗者秋扈竊藍趣民收斂者冬扈竊

黄趣民蓋藏者棘扈竊丹為果驅鳥者行扈唶唶晝為民驅鳥者宵扈嘖嘖夜為農驅獸者桑扈竊脂為蠶驅雀者老扈鷃鷃趣民收麥令不得晏起者以九扈為九農之號設一人為九農正而責以數事令隨其宜以教民使民自為勤作也　史記曰神農教民耕農故號曰神農　漢書武帝曰農者天下之本也　又曰以貿求富農不如工　原又曰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食謂農殖嘉穀可食之物　增唐六典曰肆力耕桑者為農

原管子曰先王為民興利除害故天下之民歸之所謂興利者利農事也所謂除害者禁害農者也　增又曰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銚一鎌一耨一椎一銍然後成農也　又曰一農之量包百畝也　又曰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農有常業女有常事一農不耕民有饑者一女不織民有寒者　原尸子曰有虞氏身有南畝妻有桑田神農共耕而王所以勸耕也　增孫卿子曰農精於田不可為農師　又曰良農不為水旱不耕

呂子曰古先聖王之所以導其民者先務於農民農非徒為地利也貴其志也民農則朴朴則易用民農則重重則少私　明郁離子曰水泉動而治其畝靈雨降而播其種潦疏曠溉舉不違時然後可以望有秋　董生書曰禹見耕者五耦而軾　賈誼曰欲民務農在於貴粟　唐韓愈曰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　陸龜蒙曰耒耜者古聖人之作也余在田間一日呼耕甿就而數其目恍若登農里之庭受播種之法因書為耒耜經以

備遺忘　宋蘇軾曰農末之相傾平糴之法不立　續文獻通考曰遼之初年農穀充羨賑饑恤難旁及鄰國　元虞集曰田疇之廣袤阡陌之羅絡因荒易以察其勤怠

農二

增祭法曰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

原韓子曰歷山農者侵畔舜往耕朞年讓畔　史記曰棄為兒時好種樹麻菽麻菽美及為成人遂好耕農相

地之宜穀者耕稼穡之民皆法則之　增管子曰北宅火燒照下管仲入賀桓公曰吾田野闢農夫必有百倍之利也　原漢書曰楊季官至盧江太守元鼎間避仇後遡江上處岷山之陽曰郫有田一壥有宅一區世世以農桑為業　東觀漢記曰樊重世善農稼好貨殖

增漢書曰龔遂為渤海太守民有帶持刀劍者曰何為帶牛佩犢乎　後漢書曰王丹每歲豐時輒載酒殽於田間候勤者而勞之惰者自勵　魏略曰常林帶書耕

鋤其妻嘗自擔餉餽之雖在田野其相敬如賓　晉孫盛作南蒼令教曰且欲先婚配境内然後督其農業

蘇軾讀陶潛懷古田舍詩曰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非古之耦耕植杖者不能道此非予之世農亦不識此語之妙　元史世祖初平大理即以姚樞為京兆勸農使教民耕植　函史明太祖嘗命世子行田間還諭之曰汝嘗知吾農民之勞苦至此乎夫農樹藝五穀身不離泥塗手不釋耒耜國家經費又所從出故令汝知之

農三　開墾　耕耘　收穫　墮廢附

原侯天駟　出土牛　國語農祥辰正天駟星也立春見于南候以興農故曰農祥也　月令季冬出土牛以送寒氣

權節　嗣歲　歲計權節注權量時節以務農事　詩以興嗣歲

五種　百穀　五穀之種播厥百穀也　詩

食力　勸功　庶人食力謂農工樂事勸功

逢年　望歲　史力田不如逢年民之望君如望歲焉　傳

穡事稼政　書舍我穡事注詳一

土膏起　地財生　土膏脈起謂興農時　禮記天生時而地生財

少習不遷　作苦而歎　管子曰旦暮從事於田農身衣襏襫沾體塗足暴其髮膚少而習焉不見異物而遷焉史陳涉作田苦輟耕而歎又楊惲書曰田家作苦

天子祈穀　巡狩視稼禮月令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　周禮　俶載南畝詩　平秩東作書　稼穡艱難　手足胼胝書不知稼穡之艱難　食哉惟時書　農之有畔傳　服勤畎畝　懋力耘耔　必資人力　以長地財　趨以天時　務其歲計　苟能敦業　必是厚生　朝疲夕倦　春作秋成　羨鄭白之沃　忘沮溺之勞　服勞於錢鎛　敦業於田疇　趨三時之務三時就緒三時務農　忘四體之勤必資四體之勤　乃獲千箱之利　增就功　肆力孔帖

唐裴漼上言今東作云始丁壯就功　詳前一

待雨　詳前二

及時　孔帖張説疏臣願及時旋軫深居上京息人以展農

淺種深耕

把鋤荷臿　柳宗元龍城録曰予度高鄉道逢老叟率年少於路左講明樹藝其言深耕淺種時耘時耔　柳宗元文

耒耜為業　柳文生與耒耜為業　韓文耕桑交跡吏不呼問

耕桑交跡

鼓吹行田

肩輿看種　梁張仲子詩好坐肩輿看種秧　明高啟

農美為名

田家作志　太平御覽梁記曰黑水有魚池池上立臺臺下四周有水左右則良田數頃以美農為名　明長谷真逸農田餘話曰陸伯翔先生嘗著田家五行志占候晴雨率多可驗俗名為農家占候

勤其四體

庶彼千倉　唐莊若訥

勤以朝夕

滋之糞土　唐柳宗元

深樹

國本 克阜民天梁沈約 杏花菖葉耕穫不愆 清明

冷風述遵無廢齊王融 耕鑿之利敷帝力于嘉謨 稼

穡之難動天心于睿覽唐柳宗元 原開墾去草 刋木傳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勿使能殖周禮刋木芟草水火變之可以美土疆 闢地 墾

田管子地之不闢非吾地也漢光武時天下墾田多不實詳田制 翦荆棘 斬蓬

蒿左傳戎子駒支對范宣子曰惠公賜我南鄙之田我諸戎除翦其荆棘 又子産對韓宣子曰昔我桓公與商人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藋而共處之 冀田疇 美土疆注詳田一

郭翻立表注詳田二 李尚占墾詳前求田 相以丘陵 芟

其草木　增闢蕪　開廢　唐文粹韋瓘為宣州大農陂記闢蕪撥腐曝淤開荒　又曰盧坦表韓重華為代北水運使開廢田　訓導以術　賣馬給貧　又曰陸宣公奏議所貴田野墾闢者豈不因訓導以術人自樂業乎　又曰李大亮有文武才幹為土門令屬百姓饑荒大亮賣所乘馬分給貧者勸以墾田歲因大稔太宗下書詔褒美之　徐申募人　劉昌身率　又曰徐申募人假牛犁墾廢以所收半畀之歲入凡三萬斛諸工計所庸受粟有差　又曰劉昌在邊凡十有五年身率士墾田三年而軍有羨食　灤州免賦　牧地聽耕　續文獻通考遼

聖宗統和中募民耕灤州荒地免其賦税十年　又曰元世祖中統中勅懷孟牧地聽民耕墾　等充國之大開時興歲足　類信臣之廣闢每味豐年　唐李暄

荆榛疆土皆入于版圖　顛沛流民盡安于畎畝　明周弘謨

原耕耘區種　火耕　後漢劉般上言郡國中牛疫墾田多減故詔勑區種增進頃畝以為民也而吏舉度田欲多於前或通不種之處以為租　漢武詔云江湖之地火耕水耨

服耕　趨耨　詩亦服爾耕　周禮趨其耕耨　待時雨　耕乙地　深耕疾耨以待時雨　漢儀常以乙日耕乙地

是藨是蔉　或耘或耔　不敢告勞　耘除草耔附根

植杖而耘　曝背而耕　千耦其耘　三日于耜

畟畟良耜　綿綿其藨　增置社　犒牛　孔帖韋宙為永州刺史民貧無牛以耕宙為置社二十家月會錢若干探名得者充市牛以是為準久之牛不乏　又曰耕桑偶記

云青徐間遇春耕則犒牛以天麻餅仍用錦縷繫牛角上

象耕鳥耘　**農蓑圃笠**

山堂肆考唐陸龜蒙曰耕者行端而徐起撥欲深象行端履深耕者法之故曰象耕耘者務疾而畏晚鳥之啄食務疾而畏奪法其疾畏故曰鳥耘　事文類聚葉正則曰農蓑圃笠共談壠畝間

兎園遺冊

龜蒙負畚

山堂肆考五代馮道本田家狀貌質野朝士多笑其陋道入朝任贊劉岳在後道行數步必反顧贊問岳何為岳曰遺下兎園冊耳兎園冊者鄉校里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誦也故岳舉以誚道　道聞之大怒遷岳祕書監　合璧事類唐陸龜蒙有田數畝屋三十楹身負畚插茠刺無休

穀稗草壯　**稻種麥收**

宋蘇軾眉州遠景樓記曰四月初吉穀稗而草壯耘者畢出　宋馬永卿嬾眞子錄僕近為老農始知所謂芒種五月節者謂麥至是始可收稻過是而不可種也

玉山分雨

平疇交風 元郭鈺詩曰玉山分雨秧苗綠蒼龍為耘虎收穀 晉陶潛詩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

帶星有軛 喚曉惟雞 明高啟詩帶星耕處軛 又詩曰雞喚曉耕人

望杏敦耕 瞻蒲勸穡 順陽和而肅事 映秋霜以畢力 將植油油之苗 冀獲芃芃之稼 唐張環 候正歲之有和乃宣乃理 及王瓜之生夏或鎛或錢 原收穫登穀 斂穧 月令七月農乃登穀 詩此有不斂穧 務納 肯穫 無不務納納收也 書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 濟濟 詩載穫濟濟 秷秷 詩穫之秷秷 趣民斂 如寇至 月令仲秋趣民收斂 史記力耕數耘如寇盜之至注促

遽之甚恐風雨所損

兵至刈麥　為臺妨農

宓子賤為單父兵至請出人刈麥詳縣令　傳宋皇國父為平公築臺妨於農收

八月其穫　十月滌場

詩十月滌場圃埽滌也

增得穫　趨刈

孔帖柳文實之堅好也得其穫　又曰宇文融凡農月州縣常務一切罷省使趨刈穫

獲百千　收十二

又歐陽詹德勝頌無磽埆與良沃獲十一于千百　又貞觀十四年校獵同州時秋斂未訖劉仁軌諫曰今澍澤沾足百穀熾茂收纔十二少延一旬使農圃畢勞六飛徐驅公私交泰

百畝可穫　萬穗何稀

又權德輿杜岐公淮南遺愛碑瀕海棄地芟芻墳淤一夫之勤百畝可穫終古遺利沛然嘉生　又歐陽詹上鄭相公書大田斯穫不有遺秉即滯穗也萬秉稀一萬穗稀一某豈遂當其一乎

將俟農收　方明績

用唐元稹百物既阜三農已登唐蘇頲宿麥既登秋種而茂宋仁宗詔穀艾草衰仆鼓決漏蘇軾眉州遠景樓記七月既望穀艾草衰則仆鼓決漏買羊豕酒醴作樂醉飽而去土反其澤之年水歸其壑之候我稼既同則田祖斯饗爾酒既旨故嗇夫載馳唐鄭本原墮廢田維莠祭無盛詩無田甫田維莠驕驕周禮廛人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葬無椁罰屋粟報鹵莽周禮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罰以勸人務農桑莊子耘而鹵莽之則鹵莽而報予滅裂則滅裂而報予刑上功鞭賊稻周禮以野刑上功糾力注云功農功也糾察也力勸也晉陶侃字士行為荊州守出游

見人持一把未熟稻大怒曰汝既不佃而戲賊人稻乃執而鞭之是以百姓皆勸于農力惟不足　田則甚蕪　必懲浮惰　以勸作勞　惟見蓬蒿徒云種稑　地有遺利　人有餘力　耦且殊于二五　稼寧望于十千　苟蒿萊之不除　何黍稷之能藝　農祥罔候既失天時　稼政靡終無窮地力　農之惰業但見蓬蒿　罰以勸人宜懲菽麥　當于耜之日曾莫力田　及其穫之時不能償種　四體不勤既力虧于東作　八月其穫獨無望于西成　或耘或耔

則冀十千之賦　不耕不穫胡取三百之廛　增察不勤者

勤　按末作孔帖唐百官志廵按州縣察農桑不勤者又曰唐竇軌為洺州都督下令諸縣有

游手末作者按之　拱手曳裾　游閑浮食又白居易曰方今人多游心地有遺

力安得聽拱手而曳裾又曰唐李叔明傳彭偃云天生蒸人必將有職游閑浮食王制所禁　篤其

耕植　勤以農桑又曰劉賁策斥惰游之人以篤其耕植又曰韓愈袁州謝表勤以耕桑

使無怠惰　農師察民　里老致罰函史宋太平興國中命農師察民飲博怠不耕

桑者白州縣論罪又曰明太祖洪武中命及時服田其惰者里老罰之　以兹游蕩　意

絶歸耕宋陳靖疏　闕四井之菑畬　廢五溝之種藝　委

臺笠于中田　閉蓬門于故里　耕灌不修　桑榆靡樹　曝背拘牛屢空于畎畝　績麻治絲無悶于室巷梁丘遲　播植務農實粢盛之備　貿遷變業非禮節之宜唐敬括　執耜暫從則如懸比室　秉機或惰則無褐終年梁沈約

農四

原躬稼　增芟柞詩曰載芟載柞其耕澤澤芟除草作除木將耕故先治之也　原是刈是穫詩　不耕而穫　服田力穡書詳前一　不昏作

勞 書惰農自安不昏作勞昏強也

罔有黍稷 書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越于也

無有使無失時 禮記俱詳前一

增 歛豳雅 周禮籥章凡國祈年于田祖歛邠雅擊土鼓以樂田畯

勤稼穡 勤勞稼穡必有豐年

原 飭田事

學稼 論語樊遲請學稼

不勤不分 又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

不治 禮記曰地廣大荒而不治

增 霑體塗足 國語論農曰脫衣就功首戴茅蒲身服襏襫霑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肢之力以從事于田野

長兄去弟 呂覽曰善耘者長其兄而去其弟不善耘者長其弟而去其兄兄嘉禾也弟荼蓼也

原 芟草把土

揉木闢土

增 耰鉏 漢書借父耰鉏慮有德色 蘇子瞻文百畝田耰鉏銍艾相尋于上者如魚鱗而地力竭矣

原 不償 漢書

不能償種言所收不能充種子也 **教牛耕** 漢王景字仲通為廬江長百姓不知牛耕地力有餘常食不足界有孫叔敖所起種田景乃率人教耕犂邑遂豐稔 **買牛給** 魏衛覬字伯儒請置使者監賣鹽以其直益市犂牛有歸民以給之 **增農國之本** 孔帖李渤言農國之本本立而太平可議也 **苦戀本元** 又劉禹錫和州壁記男夫尚苦戀本元無即山近鹽之逸 **農者不穀復** 韓愈三器論 **不勸而耕** 唐史韓琬上言正觀永徽之間農不勸而耕者衆 **以田為業** 唐史薛仁貴貧賤以田為業

農五

增詩唐錢起南溪春耕詩曰荷蓑趨南徑戴勝鳴條枚

溪雨有餘潤土膏寧厭開溝塍花落盡耒耜度雲廻誰道耦耕倦仍兼勝賞催日長農有暇悔不帶經來　杜甫茅堂檢校收稻詩曰香稻三秋末平田百頃間喜無多屋宇幸不礙雲山御裌侵寒氣嘗新破旅顔紅鮮終日有玉粒未吾慳　宋蘇軾和陶勸農詩曰天不假易亦不汝匱春無遺勤秋有厚冀雲舉雨决婦姑畢至我良孝友祖跣何愧　又曰逸諺戲侮博奕頑鄙投之生黎俾勿冠履霜降稻實千箱一軌大作爾社一醉醇美

陸游岳池農家詩曰春深農家耕未足原頭叱叱兩黄犢泥融無塊水初渾雨細有痕秧正緑緑秧分時風日美時平未有差科起買花西舍喜成婚持酒東鄰賀生子誰言農家不入時小姑畫得城中眉一雙素手無人識空村相喚看繅絲農家農家樂復樂不比市朝爭奪惡宦遊所得眞幾何我已三年廢東作　元趙孟頫題耕織圖詩之一曰良農知土性肥瘠有不同時至萬物生芽蘖由地中秉耒向畎畝忽徧西與東舉家往於

田勞瘁在爾農春雨及時降被野何濛濛乗兹各布種庶望西成功培根利秋實仰天望年豐但使陰陽合自然倉廩充　明高啟看刈禾詩曰農工亦云勞此日始告成往穫安可後相催及秋晴父子俱在田札札鐮有聲黄雲暫收盡曠望空郊平日入負擔歸謳歌道中行鳥雀亦羣喜下啄飛且鳴今年幸稍豐私廩各已盈如何有貧婦拾穗猶惸惸

增賦唐人觀農賦歲起于東丁壯就功杏花毓樹蒲葉

抽叢美夫原隰厎績溝塍刻鏤耒耜交横烟雲輻輳田畯至喜室家相歡揮鎡去莠築堰澆蘭野餉曉持于斜徑畚鍤暮荷于層巒憐近山之樹密悦臨流之地寛且人生在勤勤則不匱欲抑末以敦本在用天而分地八政之中食居一四人之裏農為二故土爰稼穡含靈是資歳稔則家知禮讓食足則國賛雍熙迹忝門人得承規于孔父心將詣學恐貽責于樊遲

勸農勞農　饁餉附

原驅游食 出夫布 賈誼曰今驅人歸農使游食之人轉而緣南畝 王莽時民浮游無事出夫布一疋不能出者穴作縣官衣布之 復耕織 懲惰游 衛鞅變法民戮力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怠而貧者舉為奴 史漢武帝時富人致鬬雞走狗亂齊民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命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株根本也送引也 畫地利 鑄田器 李悝作盡地利之教勤則畝有益五斗不勤損亦如之 九眞俗不知耕人常苦糴王延字眞長為守乃制作田器教之開墾而百姓充給 南陽守 下蔡長 召信臣字翁卿為南陽守吏家子弟不以田作為事者輒斥罷之莫不耕種力田 魏鄭渾字文翁為下蔡長所在奪其漁獵之具使耕桑 勸種 親耕 漢武使謁者勸有水災處種藪麥 勸農 蔡撲勸郡國 溫嶠置

曹掾 後漢蔡揆以好農使勸郡國至大官溫嶠字太眞上疏請置田曹掾州一人勸課農桑察吏能否今宜依舊

仲舒勸種麥 龔遂勸務農 董仲舒曰春秋麥禾不熟成則書之以此知聖人于五穀重麥與禾也今關內不好種麥是失春秋所重宜勸種麥也 注詳農二

務本 抑末 勸農勉人 增均功 董作 孔帖唐太宗木鐸云狥里胥均功又曰孟元陽為陳許軍中大將董作西華屯盛夏屬而立於塗役休乃就舍由是田輒歲稔而軍食常足

巡歲 諭蒙 又唐六典刺史每歲巡屬縣其孝弟力田者具以名聞 又曰唐馮伉為醴泉令著諭蒙書大抵勸務農

展器授方 朝巡夕課 又曰唐李翰頌云展器授方田事既飭 又曰朝巡夕課趨其時也

裴清勸墾 張儉教營 又唐裴清歷信州刺史勸

民墾田至二萬畝　又曰張
儉教民營田歲收穀數萬斛
自咨雨暘　躬行阡陌
函史宋藝祖田家卜歲豐凶及雨暘有驗者必躬自咨
之　元史許義夫碭山人為夏縣尹躬行阡陌勸稼穡
見勸謹者出
已俸賞之
鹿囿賜農　龍岡觀稼續文獻通考金
太宗天會中以
京西鹿囿賜農　函史明太祖嘗幸鍾山自獨龍岡步
至淳化門謂侍臣曰朕不歷田畝久適見田者冒烈暑
而耕心惻然憫之
不覺徒步至此
匪雞則鳴已驅人于里巷　白駒
未照方執耒于疆場唐傅
懷海
有司皆闢土勸耕之張堪
而民足食　長令皆植桑訓織之純仁而民足衣明毛
澄
原勞農孟冬休息　蜡日狂樂月令孟冬勞農以休
息之謂十月農功畢

黨正屬民飲酒正齒位詩云朋酒斯饗禮記孔子問子貢觀蜡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

黃冠而祭 斗酒自勞 禮記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 楊惲書曰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炰羔斗酒自勞

息勤 休老 休力息勸農 禮記休老勞農注休息老物

勞酒 載肴 月令天子親載耒耜躬耕帝籍反執爵于太寢命曰勞酒 詳二

增加階 叙勞 孔帖唐德宗貞元四年增户懇田者加階 又李翰屯田紀績頌曰下穡功事達之於上上制禄食復之於下以叙勞也

勞之畎畝 哀其穫耕 又曰五代張全義為河南尹披荆棘勸耕植躬載酒食勞民于田畝之間 又柳宗元側耕危穫苟以食兮哀斯民之增勞

聚百物以饗息人大義 為一日之

蜡非賜能知唐陸據

原饁餉冀缺敬

葛伯仇傳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 書云葛伯仇餉有餉田者葛伯奪而殺之故曰仇餉

有嗿其饁 其饟伊黍詩嗿士敢反衆飲食聲 又載筐及筥其饟伊黍其笠伊糾注筐筥盛黍稷豐年物雖賤猶食黍

增日隨歲貢孔帖杜牧上周相公墀書邊地無積粟師無見糧不屯田隨日隨餉是不知地利也 注詳水田

藜黍遲炊 壺漿隨犁唐王維詩積雨空林烟火遲蒸藜炊黍餉東菑 白居易詩婦姑荷簞食童稚攜壺漿相隨餉田去丁壯在南岡

犬隨饁女 婦自餉姑明高啟詩犬隨行饁女南村北村雨一犁新婦餉姑翁哺兒田 宋黃庭堅詩中啼鳥自四時催人脫袴著新衣

蠶一

增蠶書曰蠶為龍精日直大火則浴其種　博物志曰蠶三化先孕後交不交者亦產子子後者無眉目　書曰桑土既蠶　詩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又曰蠶月條桑　禮記月令季春之月省婦使以勸蠶事　周禮夏官馬質掌質馬禁原蠶　焦贛易林兊之坎曰饑蠶作室緒多亂纒端不可得　又震之兊曰秋蠶不成冬種不生　史天官書曰正月上甲風從東方來宜蠶

原續漢書曰光武建武二年野蠶成繭野民收其絮

增吳録曰南陽郡一歲蠶八織　隋書曰江湖之南一年蠶四五熟　唐書曰天寶中益州獻三熟蠶白淨與常蠶不殊　韓子曰鱓似蛇蠶似蠋人見蛇驚駭見蠋則毛起而漁者持鱓婦人拾蠶利之所在皆賁育也　淮南子曰蠶食而不飲三十日而化　又曰食桑者有絲而蛾　又曰蠶餌絲而商絃絕商絃金聲也春蠶吐絲金死故也　春秋考異郵曰蠶陽者火火惡水故食不飲桑者土之

液木生火故蠶以三月食葉　抱朴子曰始以藥粉桑長蠶蠶得十月不死　郁離子曰蠶吐絲而為璽以自衛也卒以烹其身　東方朔占曰正月旦竟日不風清明宜蠶　原古今注曰元帝永元四年東萊郡東半山有野蠶為繭繭生蛾蛾生卵卵著石收得萬餘石民以為蠶絮　增廣志曰有原蠶有冬蠶有野蠶有柞葉可以柞棉　仲長子昌言曰均之蠶也寒而餓之則引日多温而飽之則用日少此寒温饑飽之為修短驗于物

者也　嵇康養生論曰火蠶十八日寒蠶三十餘日
裴頠崇有論曰蠶以無胃而盲　原玄中記曰大月氏
有牛名曰日及割取肉一二斤明日瘡愈漢人入國示
之以為珍異漢人曰吾國有蟲大如小指名曰蠶食桑
葉為人吐絲外國復不信之　增永嘉郡記曰永嘉有
八輩蠶一曰蚖珍蠶三月績二曰柘蠶四月初績三曰
蚖蠶四月績四曰愛珍五月績五曰愛蠶六月末績六
曰寒珍七月績七曰四出蠶九月初績八曰寒蠶十月

續凡蠶再熟者皆曰珍　唐俞宗本種樹書曰養蠶法收取種繭必取居簇中者近上則絲薄近下則子不生按五行書曰欲知蠶善惡常三月三日天陰而無日不雨蠶主大善蠶繭腰小者雄蛾大者雌蛾桑葉濕不可飼蠶雨中採至必拭令乾恐有傷也　宋蘇軾物類相感志曰蠶過小滿則無絲　莊綽雞肋篇曰鄜陵蠶出獨早常以端午充貢　續文獻通考金太宗天會中錦州野蠶成繭詔賞其長吏　明顧元慶簷曝偶談曰元

楊廉夫嘗論蠶有六德衣被天下生靈仁也食其食死其所以荅主恩義也身不辭湯火之厄忠也必三眠三起而熟信也象物以成繭色必尚黄素智也繭而蛹蛹而蛾蛾而卵卵而復繭神也此六德也

蠶二

增䟽佗紀黄帝元妃西陵氏是始為蠶　謝承後漢書曰南陽㲀克為吳桂陽太守教民植桑養蠶民得利益

東方朔别傳曰武帝求神仙朔言能上天取藥上知

其謾即遣方士與朔上天朔曰當有神仙來迎我後方士晝臥朔呼曰吾方從天上還方士以聞上謂面欺下朔獄泣曰臣幾死者再天公問臣下方何衣朔曰衣蠶蠶何若曰喙呥類馬斑斑類虎天公以臣為謾繫臣司空使使下問還報有之乃出臣今陛下以臣為詐願使使上問上曰齊人多詐欲喻我止方士也　司馬徽别傳曰人有臨蠶求徽簇者徽便以與之自棄其蠶　續齊諧記曰張成見一婦人立宅東南角曰此地是君蠶

室正月半日可作白粥膏泛于其上以祭之當令君家蠶利百倍成如其言果得大蠶　女仙録曰園客美姿貌常種五色香草忽有五色蛾集其上客收之生花蠶焉有一女自來養蠶以香草飼之得繭百二十枚大如甕繰訖此女與園客俱去濟陰今有華蠶祠焉　唐書曰大歴中太原府清源縣人韓景輝養冬蠶成繭詔給復終身　合璧事類曰唐尹思貞為青州刺史所治州有蠶一歲四熟黜陟使路敬潛至部歎曰是非善政致

祥乎表言之　五代史張全義督民蠶桑人言公見聲色未嘗笑惟繭良則笑也

蠶三　採桑附

原貢緜　頒絲吳都賦曰鄉貢八蠶之緜六測記曰一歲八蠶出日南　中琴瑟覆雪霜禹貢厥篚檿絲注檿桑之絲可以為琴瑟絃拾遺錄東海員嶠山有冰蠶長七寸有鱗角以雪霜覆之則為繭五色絲織為文錦入水不濡　季春既登　八月載績禮記月令季春蠶事既登　詩八月載績又檀弓蠶則績而蟹有筐　不帛　既蠶周禮廛人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所以恥不勉　注詳一　蠶事懋而既登　繭稅收而

先定 遵乃修之文器宜合禮 趨既登之日事必及時 增四熟 三眠 注詳二 合璧事類蠶俯曰眠眠時不食桑柘經一晝夜而脫殼蠶有三眠者有四眠者 食礬 飼柘 山堂肆考蠶食礬石而肥 蠶書以柘葉飼蠶其絲作琴絃清明響亮興于凡蠶 冰繭 火蠶 山堂肆考 杜陽雜編同昌公主出降有火蠶綿蠶出炎洲絮衣一襲止用一兩過則有熇蒸之氣 繅絲 滿箔 孔帖李白詩云蠶老客未歸白田已繅絲 又堰城聯句曰春蠶看滿箔 扶桑卵 南詔繭 又曰扶桑蠶長七尺卵大如燕 又曰自曲靖州至滇池食蠶以柘蠶生閱二旬而繭織錦縑精緻 馬頭娘 苑窳氏 搜神記曰蜀有蠶女不知姓氏父為人所掠惟所乘馬在女念父不食其母誓于眾曰有得父還者以女

嫁之馬聞其言驚躍振迅絶其拘絆而去數日父乃乘馬而歸毋告之故父曰安有人而偶非類乎馬跑父怒欲殺之馬愈跑父射殺之曝皮于庭皮蹶然卷女飛去旬日皮復栖于桑上女化為蠶食桑葉吐絲成繭以衣被于人間一日蠶女乘雲駕此馬侍衛數十謂父母曰太上以兒身心不忘義授以九宮仙嬪矣無復憶念也今冢在什邡綿竹德陽三縣之界每歲祈蠶者四方雲集宮觀皆塑女像披馬皮謂馬頭娘　合璧事類于寶云祀苑窳婦人寓氏女之尊稱先蠶也

蛾飛治繭　蜂多卜絲

孔帖于闐國初無桑蠶丐鄰國不肯出其王即求婚許之將迎乃告曰國無帛可持蠶自為衣女聞置蠶帽絮中守不敢驗自是始有蠶女刻石約無殺蠶蛾飛盡始得治繭　又曰豐寧傳蠶退之後多為乾腊貨之開元中春末雨市白眼蜂如山以此卜絲帛之豐儉

繭良則笑　絲吐為忽

注詳二　明王圻曰蠶始

吐絲為忽

蠶自作錦　民取為繒 續文獻通考金章宗承安中平晉縣民利通家蠶自盛錦段長七尺一寸五分闊四尺九寸詔賜絹十足　又曰元成宗元貞中成州野蠶成繭數百里民取以為繒

蠶凋則桑柘俱空　稅入而杼機倚壁 李白五月東魯行蠶凋桑柘空　柳宗元田家詩蠶絲盡輸稅機杼空倚壁

早望絲成已經三臥

顧惟蠶婦自供一身 元稹織婦詞織婦何太忙蠶經三臥行欲老蠶神女聖早成絲　今年絲稅抽徵早　林蘊詩蠶婦一人供自身

原採桑 爭桑併入 秦氏之女　秋胡之妻 古今注邯鄲美人姓秦名羅敷為王仁妻采桑陌上趙王欲奪之羅敷善彈箏作陌上桑之歌以自明　列女傳秋胡妻採桑秋胡子見之曰力桑不如逢郎

遵微行　爭邊邑 詩女

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注微行牆下徑也　呂氏春秋楚邊邑名卑梁其處女與吳邊邑處女爭桑而傷卑梁女卑梁人讓吳人吳人辭不恭怒而殺之吳往盡屠其家于是吳楚大爭

採後園　採東郭　司馬德操躬採桑後園龐士元見之因與談世廢興如神　列女傳齊女項有大瘤閔王游至東郭百姓盡觀女採桑如故王怪問之曰受教父母採桑不受教觀王王曰此奇女聘之

猗彼　沃若　詩猗彼女桑又有帝女桑又桑之未落其葉沃若

十畝　百株　詩十畝之間桑者閑閑　諸葛亮成都有桑八百株

季春無伐　蠶月可條　月令季春無伐桑柘愛蠶食也又詩曰無伐我樹桑　下詳一

奉種于川且宜合禮　執筐于陌無或失時

增午日不鉏　五月始斬　唐吳郡俞宗本種樹書曰午日

不得鉏桑圃　又曰五月九焦在卯天火在子地火在酉斬桑

翟車以采　河内可衣

孔帖祝欽明曰禮家說文言后以翟車採桑　又曰李襲譽嘗謂子孫曰河内千樹桑樹之可以衣

素手青條　紅妝白日

又李白詩秦地羅敷女採桑綠水邊素手青條上紅妝白日鮮蠶飢妾欲去五馬莫留連

妖閑岐路　窈窕高柯

魏曹子建美女篇曰美女妖且閑采桑岐路間　宋顏延年秋胡詩曰蠶月觀時暇桑野多經過佳人從所務窈窕援高柯

上指　綠葉多枝

明宋遜采桑曲曰桑芽露春微似粟小姑把蠶試新浴素翎頻埽細于蟻嫩葉纖纖初上指　高啟羅敷行曰陌上三月時柔桑多綠枝椎筐行采葉日暮畏蠶飢

舍後自娛　黨人私據

元許衡詩曰五畝桑麻舍前後兩行花竹路西東　南史顏胡季父非理據黨

人桑詣邑求治時令尹下胡私評之胡乃私出巳緡償之其訟遂息然使終身不之知

蠶四

原禁原蠶 周禮禁原蠶注原再也蠶與桑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再蠶為傷馬也

掌絲入 又曰典絲掌絲入收而稅之也

蠶婦 注詳一

蠶妾 傳公子重耳與從者謀于桑下蠶妾在其上

桑于南陌　蠶于南郊

增熟二月 孔帖南蠻莊蹻之裔正月蠶生二月熟

飼池中 又曰大軫國以五色石甃池塘採大柘葉飼蠶于池中始生如蚊蜨及老可長五六寸池中有挺荷大者可闊四五尺蠶經十五月即入荷中成繭形大如斗

色金絲碧 杜陽雜編彌羅國有桑連延十數頃其上有蠶長四寸其色金其絲碧

若布與帛

韓愈圬者王承福傳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也

蠶五

原詩古詩曰羅敷善採桑採桑城南隅青絲為籠繩桂枝為籠鉤　增唐王建蠶簇詞曰蠶欲老箔頭作繭絲皓皓塲寛地高風日多不向中庭曬蒿草神蠶急作莫悠揚年老為爾祭神桑但得青天不下雨上無蒼蠅下無鼠新婦拜簇願繭稠女灑桃漿男打鼓三日開箔雪團團先將新繭送縣官已聞鄉里催織作去與誰人身

上著　宋范成大繰絲行曰小麥青青大麥黃原頭日出天色凉姑婦相呼有忙事舍後煮繭門前香繰車嘈嘈似風雨繭厚絲長無斷縷今年那暇織絹著明日西門賣絲去　金元好問秋蠶詩曰室人筐中無寸縷一箔秋蠶課諸女朝来飼却上馬桑隅族仍閧竹間雨阿容阿璋墨滿面畫徹庋成前致語上無蒼蠅下無鼠作繭直須如甕許東家追胥守機杼有桑有税吾猶汝官家却少一鉤絲未到打門先自舉　明高啟養蠶詞曰

東家西家罷來往晴日深窓風雨響二眠蠶起食葉多
陌頭桑樹空枝柯新婦守箔女執筐頭髮不梳一月忙
三姑祭後今年好滿蔟如雲繭成早簷前繰車急作絲
又是夏稅相催時
原賦晉楊泉蠶賦曰惟陰陽之產物氣陶化而播流物
受氣而含生皆纏緜而自周伊夫蠶之為物功巨大而
弘優成天子之衮冕著皇后之盛服昭五色之玄黃作
四時之單複是以王者貴此功焉使皇后命三宮之夫

人及世婦之吉者親桑于北宮二月初吉遂布令于天下百辟兆民使咸務焉是以仲春之月吉日庚午既差我馬惟蠶之祖編使童男作以童女温室既調蠶母入處陳布浣種柔和得所睎用清明浴用穀雨爰求柔桑切若細縷豈止得時燥濕是候逍遥偃仰進止自如仰似龍騰伏似虎趺員身方腹列足雙俱昏明相推日時不居粤名夫役築室于房于房伊何在庭之東東受日景西望餘陽既酌以酒又挹以漿壺餐在側脯脩在旁

我鄰我黨我助我康於是乎蠶事畢矣大務時成閤紵卷簿洒埽宫庭蠶母須飾從容自寧再宿三日乃開閤啓房是瞻是觀方者四張圓者紆盤縱者相屬横者交連分薪柴而觧著繭絲互而相攀競以拏攫載笑載言惰者悅而忘懈劣者勉以爭勤是月也天子以太牢之禮獻繭于寢廟皇后親繅三盆然後布于夫人世婦至于百辟卿士下及兆民咸趨繅事爾乃絲如凝膏其白伊雪以為衣裳冠冕服飾禮神納賓各有分職以洽百

禮罔不斯服夫功也起于緜緜成于翼翼頌之難周論之罔極殷斯勤斯如何勿憶　增唐陸龜蒙蠶賦曰逮蠶之生繭厚絲美機杼經緯龍鸞葩卉

織一

增說文曰織作帛總名也經織從絲也緯織橫絲也經緯綜機縷也織績餘也　原毛詩曰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跂隅貌織女在漢旁跂然如隅）　增書禹貢曰厥篚織文（孔氏曰錦綺屬）　原禮記曰女子十年不出姆敎以

婉娩執麻枲理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供衣服　增

又玉藻曰士不衣織　周禮曰展其功織婦功也　列女

傳曰文伯相魯敬姜教之曰吾語汝治國之要盡在經

耳畫者所以正枉也不可不強故幅可以為將畫所以

均不服也故畫可以為正物所以治蕪也故物可以為

都大夫持而不出入而不絶者捆也以為大行人推而

往引而來者綜也可以為闗内之師主多少之數者均

也均可為内史服重行遠任道正直而因者軸也可以

為相舒而無窮者摘摘者可以為三公文伯載拜受教

漢書食貨志曰女脩蠶織則五十可以衣帛　原又

百官表曰少府屬有東織室西織室詳少府官屬　增吳志

曰自昔後宮列女及諸織絡數不滿百　又曰華覈上

疏云今吏士之家子女多者三四少者一二通令戶有

一女十萬家則十萬人人人績織一歲一束則十萬束

矣使四疆之內同心戮力數年之間布帛必積恣民五

色唯所服用禁綺繡無益之飾此富國之本業也　墨

子非樂曰使婦人為之廢紡織績紝之事　莊子曰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　原賈誼曰一婦不織有受其寒者　搜神記曰南海之外有鮫人水居如魚不廢績織　增沈約高士贊曰取足落毛寧懷組織

宋莊綽雞肋篇曰定州所織刻絲不同大機以熟色絲緜經於木梼上隨所欲作花草禽獸以小梭織緯時先疏其處方以雜線綴於經緯之上合以成文視之如雕鏤之象　又曰單州成武縣織薄縑修廣合於官度

而重才百銖望之如露　又曰涇州能𢹂葺毛為線織方勝花一疋只十四兩　又宋方勺泊宅編曰閩廣多種木棉紡績為布名曰吉貝海南織為中疑作巾上出細字雜花卉尤工巧　續文獻通考元世祖二十八年九月命尚衣局造無縫衣　函史明方域志四川有織作染練之鐃

織二

增戰國策曰曾參母方織人告參殺人母曰吾子不殺

人也織自若有頃人又曰曾參殺人曾子母懼投杼踰牆而走　列女傳曰孟子母方織見軻學歸母問學所至軻曰未能博習母以刀斷機曰子之廢學若予之斷機也孟子後遂勗勵成天下之名　又曰樂羊子遠遊尋師學業一年來歸妻問其故樂羊子曰久行在外懷思無他妻乃引刀趨機曰此織生自蠶繭成於機杼一絲而累以至寸累寸不已遂成於尺累尺遂成丈疋今若斷之則損前功稽廢時日當日知所無以就懿德羊

感之七年不迗　韓子曰吳起示其妻以組曰為我織組令如是妻織異善起曰非語也歸之　原博物志曰近世有居海渚者每八月有浮查來此人乃立于查上忽忽不覺晝奄至一處有城郭屋舍望舍中多見織婦見一丈夫牽牛於渚次飲之驚問此何處荅曰君可詣蜀問嚴君平　增後漢崔寔字子真為五原守土宜麻枲而民俗不知織績寔為作紡績織紝練緼之具以教之民得免於寒苦　原魏志曰中山恭王袞徙封濮陽

太和二年就國尚儉約勑妻妾紡績織紝習為家人之

事　增南史曰齊孝宣陳皇后家貧少勤織作或止其

勞后終不改　又曰梁武帝丁貴嬪少與鄰女月下紡

織諸女並患蚊蚋而貴嬪弗覺也武帝鎮樊城時常登

樓以望見漢濵雲氣五彩如龍下有女澼洸則貴嬪也

帝于是贈金環納之時年十四　孝子傳曰董永性至

孝父死賣身以葬詣主人時路逢一女自云能織願為

永妻永不得已與同詣主人主人問其故永具以對主

人曰必爾者但令爾婦為我織縑百疋永妻織一日俱足主人大驚即遣永夫妻出門妻謂永曰我天之織女以卿至孝天使我為卿償債耳言已不見　唐傳奇曰太和處士蕭曠于雙美亭遇女稱織綃娘子蓋洛浦龍王之處女善織綃于水府臨别出輕綃一疋贈曠曠甚寶之　元史晉陵秦閏夫繼室柴氏秦病且死以前妻子為託柴為辛勤紡績撫二子有篤恩遣就學教之

織三　績附

原女事　婦功周禮任婦以女事貢布帛也　又云絲枲以成之謂之婦功注謂成布帛

投杼　下機注詳二　史記蘇秦歸妻不為下機　承筐　弄杼織紝承筐　古詩札札弄機杼

錦文　縑素竇滔妻蘇氏織錦迴文字　古詩新人工織縑故人工織素織縑日一疋織素五丈餘

牽挺　杼軸列子云牽挺機躡也　詩杼軸其空　公儀

去婦　崔寔教民公儀休焚機去織婦曰欲使女工織婦安所售其貨哉　注詳二

孟母喻學　吳起示妻俱注詳二　中數中量　載玄載黃

精粗中數廣狹中量　稽其女功周禮　展其功織詳一　三盆既繅

八月載績　教以婦功　供其女事　理其絲麻

以為布帛　淵室之人雖閒潛織　河漢之女不見報
章吳都賦云泉客潛織而卷綃淵室泉客之所居　風驚蟋蟀聞織婦之鳴機
月滿蟾蜍見天河之弄杼　增珉毫　玉簟唐仙吏傳東方
朔曰以百珉之毫織為褥又曰國人皆織珠玉為簟　霞開　花勝周庾信三月三日華
林園馬射賦織室之錦霞開　詳前一　蠶織而縷　不緯何經孔帖柳宗元郭
橐駝傳蠶繅而緒蠶織而縷　又唐文粹陸龜蒙論文書曰譬猶織也經而不緯可成幅乎　女不
嚬蛾　婦能殫力又李白任城廳記杼軸和鳴機罕嚬蛾之女　又陸贄曰田婦湅而織殫
力以供賦　自紝有妻　為績得嫂又曰鄭畋為鳳翔隴右節度使妻自紝戎衣給

戰士　又曰張志和常欲以大布製裘嫂為之躬績織

傭織婦孝　勤績母慈

元史德安趙孝婦早寡家貧傭織以事姑　注詳二

投梭折齒　挂壁成龍

晉書曰謝鯤鄰家有美女鯤挑之女以梭投鯤折其兩齒　異苑曰陶侃常捕魚得一梭還插著壁有頃雷雨梭變為赤龍從壁而躍起

原績辟纑　紡纑

陳仲子避兄離母處于於陵身織屨妻辟纑以易食績麻曰辟練麻曰纑　傳莒嫠婦託于紀鄣紡纑詳報讐

嫠不恤緯　母猶勤績

傳曰嫠婦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注緯少寡婦之所宜憂　國語公父文伯退朝其母方自紡績文伯止之母歎曰使童子備官魯其亡乎

冬夜相從　餘光以振

食貨志曰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注一月又得夜半為十五日　戰國策貧人女謂富人女曰願以

餘光相振

增寒催刀尺　女學紡纑元趙孟頫耕織圖詩曰天寒催刀尺機杼可無營教女學紡纑舉足疾且輕

杼弄日長　紡燈雪照又曰七月暑尚熾長日弄機杼明高季迪詩照雪紡時燈

蠶隨春令　杼秉秋成　子有文伯之尊無忘機杼　夫有安世之貴躬猶紡績周庾信

織四

原化理周禮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七曰嬪婦化治絲枲嬪亦婦人之稱　化財又曰絲枲

織蒲傳臧文仲妾織蒲為不仁與民爭利也又周勃以織蒲曲為生注葦薄一名曲　織屨漢翟方進母織屨

縑出又王母持縑一疋與友人曰如母此縑出自機杼　女修文選女修

織紝男務耕耘增婦不知織孔帖韓愈文勤織紝又曰列女饒娥饒州樂平人生小家勤織紝竭力蠶織陸贄奏議竭力蠶織西輸賄幣北償馬資尚不足以塞其煩言

原龍梭女手金梭

織五

原詩古詩曰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纖纖擢素手札札弄機杼　梁簡文帝詠中婦織流黃詩曰翻花滿階砌愁人獨上機浮雲西北起孔雀東南飛調絲時繞腕易躡乍牽衣鳴梭逐動釧紅妝映落暉　劉孝威在郄

縣遇見人織寄婦詩曰妖姬含怨情織素起秋聲度梭
環玉動踏躡珮珠鳴經稀疑杼澀緯斷恨絲輕蒲萄始
欲罷鴛鴦猶未成雲棟共徘徊紗牕相向開牕疎眉語
度紗輕眼笑來朧朧隔淺沙的的見妝華鏤玉同心藕
雜寶連枝花紅巾向後結金䥶臨鬢斜機頂挂流蘇機
旁垂結珠青絲引伏兎黃金繞鹿盧艷采裙邊出芳脂
口上渝百城交問遺五馬共踟躕直為閨中人守故不
要新夢啼漬花枕覺淚濕羅巾獨眠真自難重衾猶覺

寒夂憶凝脂緩彌想横陳歡行驅金絡騎歸就城南端
南端稍有期想子亦勞思羅襦夂應罷花鈿堪更治新
妝不㸃黛余還自畫眉　陳徐陵咏織婦詩曰纎纎運
玉指脈脈正蛾眉振躡開交縷停梭續斷絲簷前初月
照洞户未垂帷弄機行掩淚彌令織素遲　蕭詮賦婀
娜當軒織詩曰東南初日照秦樓西北織婦正嬌羞綺
牕猶垂翡翠幌珠簾半上珊瑚鉤新妝入機映春牖弄
杼鳴梭挑纎手何曽織素讓新人不掩沉蘇推中婦三

日五疋未言遲衫長腕弱繞輕絲綾中轉躡成離鴛錦

上迴文作别詩不惜綺素同霜雪更傷秋扇篋中辭

增唐李賀染絲上春機詩曰玉罌汲水桐花井蒨絲沉

水如雲影美人懶態臙脂愁春梭抛擲鳴高樓綵線結

茸背復疊白袷玉郎寄桃葉為君挑鸞作腰綬願君處

處宜春雪　又無名氏鮫人潛織詩曰珠館馮夷室靈

鮫信所潛幽閒雲母牖浣瀁水晶簾機動龍梭躍絲縈

藕絲添七襄牛女恨三日大人嫌透手擎吴練凝氷笑

越縑無因聽札札空想擢纖纖　宋范成大田園雜興詩曰小婦連宵上絹機大耆催税急于飛今年幸甚蠶桑熟留得黄絲織夏衣　元虞集聞機杼詩曰咿啞機杼隔林幽夢覺江湖憶舊遊滿地月明凉似水數聲柔櫓過揚州　明高啟古詞曰妾刀不斷機郎行當早歸還將機中錦作郎身上衣

原賦後漢王逸機賦曰帝軒龍躍庶業是昌俯覃聖恩仰覽三光爰制布帛始垂衣裳於是取衡山之孤桐南

岳之洪㨶結靈根於盤石託九層於巖旁性條暢以端直貫雲表而剴良儀鳳晨鳴翔其上怪獸羣萃而陸梁於是乃命匠人潛江奮驤踰五嶺越九岡斬伐剖析擬度短長勝復迴轉剋象乾形大匡澹泊擬則川平先為日月蓋取昭明三軸列布上法台星兩贙齊首儼若將征方圓綺錯微妙窮奇蟲禽品獸物有其宜免耳跧伏若安若危猛犬相守竄身匿蹄高樓雙峙下臨清池游魚銜餌瀺㵴其陂鹿盧並起纖繳俱垂一往一來匪勞

匪疲于是暮春代謝朱明達時蠶人告訖舍罷獻絲或
黄或白密蠟凝脂纖纖靜女經之絡之爾乃窈窕淑媛
美色貞怡解鳴佩釋羅衣披華幕登神機乘輕杼覽牀
帷動摇多容俯仰生姿　晉楊泉織機賦曰伊百工之
為伎莫機巧之最長似人君之列位象百官之設張立
匡郭之制度如城隅之圓方應萬機以布錯實變態之
有章是以孟秋之月首殺庶物工民呈材取彼椅梓貞
幹修枝名匠騁工美手利器心暢體通膚合理同規矩

畫法因事作容好無不媚事無不供於是乎女工就素
絲輕貫綜紀簡姦清織女揚翬美乎如芒麗姿妍雅動
有令光足閑蹈躡手習檻匡節奏相應五聲激揚濁者
含宫清者應商和順成柔慷慨成剛屈申舒縮沈浮抑
揚開以厭間闔以高梁進以懸魚退以俠韁氣變相應
陰感乎陽僶俛不及進卻頡頏事物之宜法天之常既
合利用得道之方　增孫得施維車賦曰惟工藝之多
門偉英麗乎創形擬老氏之轉轂應天運以迴行秉轉

屈以成規不辭勞以自傾故其用同造物功參天地軒
轅垂衣因之以濟袞冕龍旂用康上帝制以靈木絡以
奇竹才藝妻妾工巧是嘉或成錦組或足綾羅舒皓腕
于輕輪摻擬景乎鏡華象蟋蟀之鳴戶類寒蟬之吟家
增判唐元稹判曰玉衡指孟冬之野促織鳴寒金昴臨
短景之昏厥人當燠戒坐塾之里胥稽其既入率同巷
之衆婦績以相從素緒霜凉共紛如于永漏紅光炎上
俱省費于餘輝故令風俗翕習家室乃宜太師典樂允

被克諧之恭按察觀風何為失職之禁

鍼一

原說文曰鍼綴史也　增禮記内則曰鍼管線纊　原又曰舅姑衣裳綻裂紉鍼請補綴　左傳曰楚伐魯賂以執鍼百人　管子曰先鍼而後縷可以成帷先縷而後鍼不可以成衣鍼成幕蔶成城　增荀子曰亡鍼者終日求之而不得其得之非目益明也眸而見之也

原淮南子曰女必一刀一鍼然後成為女　增又淮南

萬畢術曰首澤浮鍼　原抱朴子曰彈鳥則千金不及丸泥縫緝則長劍不及數分之鍼　增又曰結巾投地而兎走鍼綴丹帶而蛇行　魏武上雜物疏曰中宮雜物象牙管鍼筩一枚　宋劉義恭啓事曰聖恩賜金銀鍼七色絲縷以協嘉辰　開元天寶遺事唐宮中七夕妃嬪各執鍼以五色線向月穿之　宋蘇軾物類相感志曰磁石引鍼　元掖庭記曰七夕宮女登九引臺穿

九孔鍼

鍼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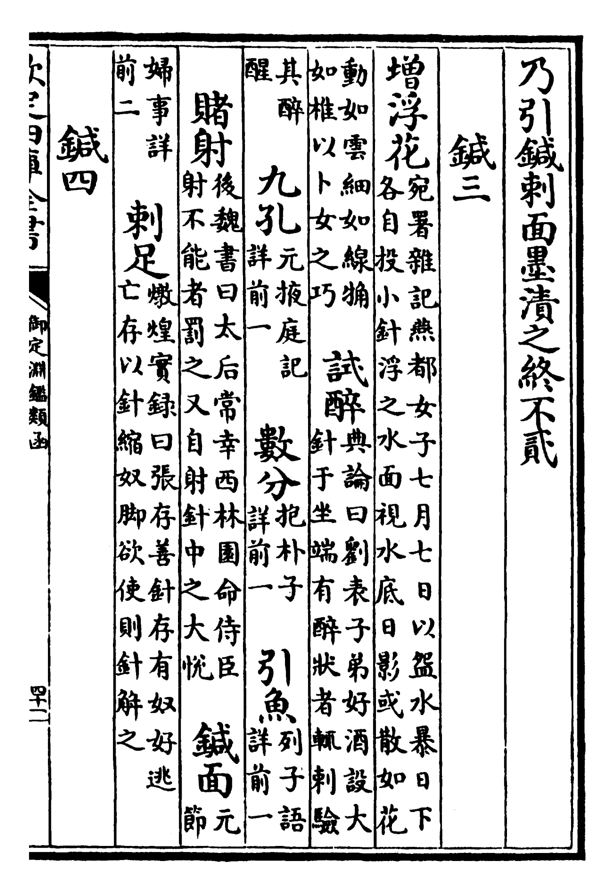
增莊子曰支離疏挫鍼治繲足以餬口　列子曰詹何以鍼鉒為鈎引盈車之魚　原漢劉向説苑曰客因孟嘗君寄于齊王而不用客反見孟嘗君曰不知君之過臣之罪孟嘗君曰夫縷因鍼而入不因鍼而急也　增拾遺記曰魏文帝美人薛夜來妙於鍼工雖處深閨之内不用燈燭之光裁製立成非夜來縫製帝則不服宮中因號為鍼神　又曰吳主趙夫人嘗刺繡作列國圖

方帛之上寫以五岳河海行陣之形既成乃進於吳王時人謂之鍼絶焉　原吳書曰虞翻年十二有客詣翻兄不過之乃與客書曰磁石不受曲鍼　晉書曰顧愷之嘗悅一鄰女挑之不從乃圖其形於壁以棘鍼釘其心女遂患心痛愷之因致其指女從之遂密去鍼而愈

增又曰姚興以妓女十人逼鳩摩羅什受之諸僧多欲效之者羅什聚鍼盈鉢謂諸僧曰若能見效食此者乃可畜室因舉匕進鍼與常食不別羣僧愧服乃止

原宋書曰傅剡為山陰令賣鍼賣糖老姥爭團絲來詣剡剡樹團絲于柱鞭之密視有鐵屑乃罰賣糖者　增唐馮翊桂苑叢談曰鄭侃女采娘七夕祈于織女夜夢織女遺一金鍼長寸餘綴于紙上置裙帶中令三日勿語汝當奇巧不爾化成男子經二日告其母母啟視之鍼迹猶在已空紙矣采娘尋卒母逾時生男子乃後身也　宋蘇軾仇池筆記云道人徐問真能以指為鍼

元史隆興翟榮妻段氏榮卒諸父汶利其田宅逐之段



乃引鍼刺面墨漬之終不貳

鍼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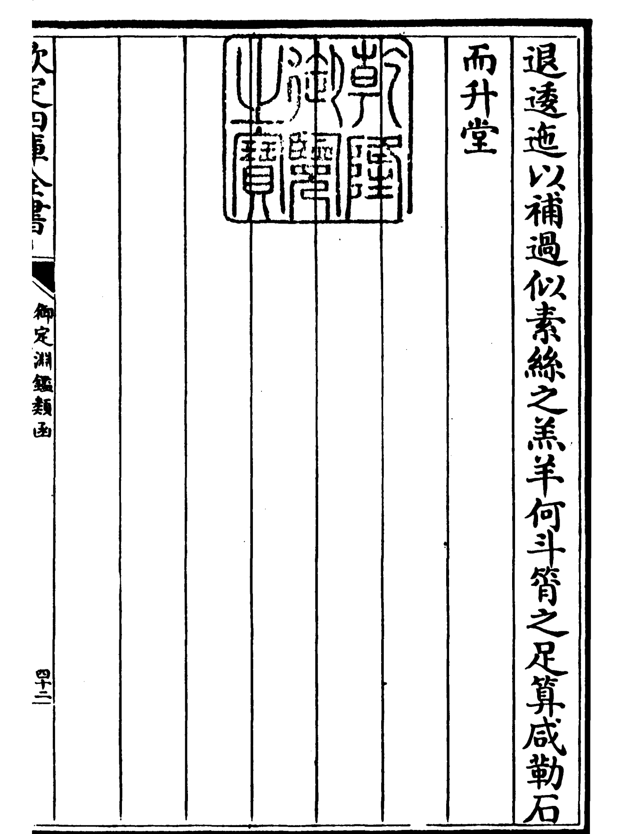
增浮花 宛署雜記燕都女子七月七日以盆水暴日下各自投小針浮之水面視水底日影或散如花動如雲細如線猵如椎以卜女之巧 **試醉** 典論曰劉表子弟好酒設大針于坐端有醉狀者輒刺驗其醉醒 **九孔** 元掖庭記詳前一 **數分** 抱朴子詳前一 **引魚** 列子語詳前一

賭射 後魏書曰太后常幸西林園命侍臣射不能者罰之又自射針中之大悦 **鍼面** 元節婦事詳前二 **刺足** 燉煌實録曰張存善針存有奴好逃亡存以針縮奴脚欲使則針解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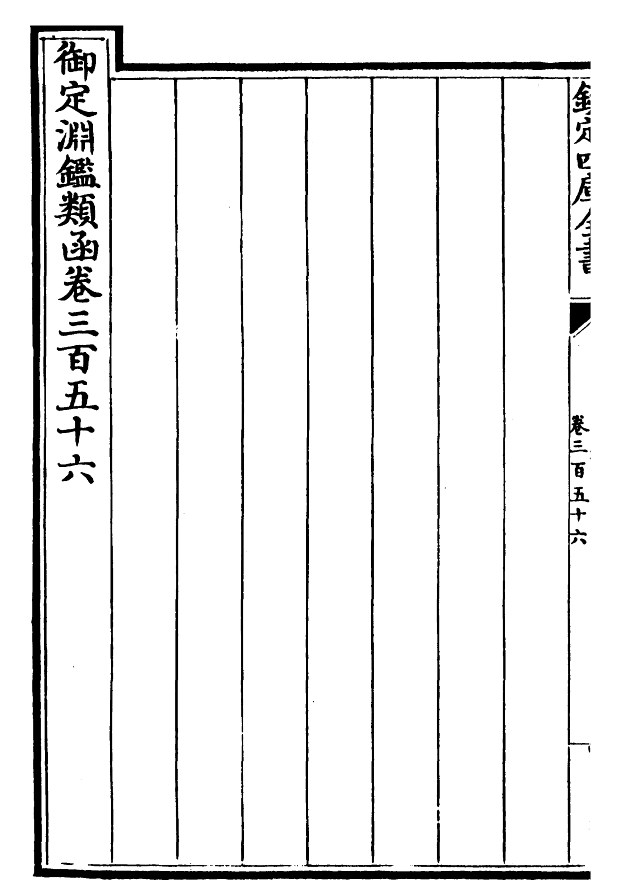
鍼四

增詩唐杜甫詩稚子敲針作釣鉤　李商隱詩小來兼可隱針鋒　元孫蕙蘭詩慈親教婢迴金剪嬌妹嗔人奪繡針　又曰小牕今夕繡針閑

原賦楚荀況鍼賦曰有物於此生於山阜處於室堂無知無功善治衣裳不盜不竊穿窬而行日夜合離以成文章巳能合從又善連横下覆百姓上飾帝王　漢曹大家鍼縷賦曰鎔秋金之剛精形微妙而直端性通遠而漸進博庶物而一貫惟鍼縷之列迹信廣博而無原



退逶迤以補過似素絲之羔羊何斗筲之足算咸勒石而升堂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五十六